

兒子們

福地之續編

編 續 之 地 福

們 子 兒

S O N S

BY PEARL S. BUCK

譯 甫 森 伍

版 出 局 書 明 黎 海 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再版發行

福地之
續編
兒子們

著者 P. S. Buck

譯者 伍蠡甫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發行者 徐毓源

總發行所 黎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
中市二五四號



實價二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分發行所

北平 佩文齋書莊
南京 中南書店
開封 豫都文書莊
安慶 景文書局
成都 普益書局

廣州 共和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保定 直隸書局
西安 大東書局
南甯 大夏書局

天津 會友書局
杭州 武林書店
南昌 掃葉山房
重慶 北新書局
無錫 大同書局

謹以這譯本贈與
人海的知己

一九三二，一一・三。

福地的提綱

耕着一塊薄田的江北農民王龍，娶了城裏黃公館丫頭阿蘭，生下三個兒子，一個啞女兒。夫妻努力耕作，維持着艱苦的生存。一年，旱荒鬧得兇，王龍帶着全家，逃到江南一大城，在那裏，丈夫拉車，女人，孩子討飯吃。不久，城裏發生暴動，王龍擠在羣衆裏，混進一個闊人家，拿了許多財寶。於是，一家又回故鄉來，重整旗鼓，勤勤懇懇地經營，收買那日在沒落中的黃家的地，先後建了許多新房子，——王公館終於取得以前黃公館的地位而更上之了。王龍飽食暖衣，不免逸居無敵，討茶寮娼妓荷花做妾，絲毫不曾引起和順驚人的阿蘭的反感。等到阿蘭平平穩穩地死過了，王龍又弄到婢女梨花做小星。不過，這梨花却同時被王龍的小兒子——王老虎、兒子們主角的王老虎——看上了；小兒子一氣，就脫離家庭，南下投軍。王龍倒也不在意，因為他起身田間，福氣在田間，世上最可保貴的，不是兒子，而是田。雖然他還有兩個兒子在身邊，他們也和他一天天地隔得遠，大的是個不能守家的闊公子，二的却巴巴結結地做了一個刻薄寡恩的商人。而王龍只想他能用這貴田主義支配着他們。他在奄奄一息時，還說田是福地，千萬賣不得，如果一賣，王家就算一切都完了。全書收束在：

「爹爹請放心。我們決不會賣掉這些地。」兩個兒子輪流地安慰他。然而，在老人的頭上，兩人互相望着的笑容露了出來。

譯
者
序

自從今年春天，譯述巴克夫人的福地，很簡略地批評它，我常在熱望中等着讀者的話語。結果，有幾位朋友忠告我，使我很心折，他們大概是說：

「你的譯文節略得太多了，不能使讀者欣賞原書那些小中現大的關節，雖然你的全文是一氣串貫，不曾損及一切的完整。」

「你批評的立場還不是目下能夠取得一般信任的。並且，你那些話如想博得大家的了解，也應說得更加詳細些。然而，就一般情形論，文學和社會科學還屬兩個營陣，物觀的文學批評之在今日，不啻強着看小說消遣的人，去念

他所最覺枯燥的理論文，怎會引起他的興趣呢？

還有一位非常真摯地講：

『譯文看看倒噫哈，一篇批評格末叫做討厭哉！』

我仔細一想，搖着筆桿子的人本來就是一種高等乞丐，不過乞丐也有自己的主張，何必跟在他人後面走。這自然也是因為所謂個性畢竟還能作用在今日，我又怎能不被其同化呢？但是取得了解，終屬一切文章的目的，我幾位朋友的忠告是了解的標準，所以我終於全部採納了。

今年秋天又有機會遂譯巴克夫人的兒子們——她的福地的續編，也就是又有機會好做一篇批評了，尤其是採納許多美意去做一篇批評了。於是我決定我譯評的新態度：

少刪原文，

少用術語，

少說學者們頭巾氣味的話，

少使讀者思想超離現實太遠。

這四『少』的文字，究竟能否得到讀者同情，而高興進一步地了解我，那或者還須要等巴克夫人的孫子們（？）曾孫們（？）出版後，我是否還有勇氣再去譯評罷？最近我已被人罵做是太過時髦了，然而我却以為在一時代下，何事不是時髦？矯同立異，甚至於挽救頹風又何嘗不是一種時髦呢？

二

如果看水滸傳只是念念不忘於西門慶怎樣私弄潘金蓮，讀了紅樓夢單單愛那悼紅軒原本的卷之六，這好像支解兩部大書，單單嚼了它們小小的斷片。兒子們自然不比水滸、紅樓的偉大，它確把捉了現代中國的幾個剖面，描寫之而又渲染之，在錯綜裏表現中心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辨的。

了解作者的意識，了解作者所描寫的時代，要算讀者的兩樁要務。讀者如果不曾認識作家，無從批評作家意識中的一個時代，一種人生，他便不成其為讀者了。不過，前一種了解，常存於模糊的影子裏。因為作家的眼鏡總有顏色的，創造社的作家或許是灰白，左翼作家或許是淺紅，普魯作家或許是深紅，第三種人的作

家或許是昏黃的柳綠，要不先認清眼鏡的顏色，那末你先就沒有通過作家設置的兩扇反光玻璃門，你又何從窺見門後一切呢？第一種了解好像是比第二種了解重要些，不過要有第一種了解，還須從第二種上去尋找。時代通過作家意識，造成他眼鏡的顏色，作家戴着不同的眼鏡，分別表現時代的各面。讀者必歸納一篇作物的中心，尋出它所表現的時代，進而窺見作者意識的主相，和作者眼鏡的顏色，以完成讀者的認識工作。此後讀者如果再有所思，那便涉入批評的園地了。哥德說：『批評困難，機會不長在，』——他暗示了人生意義乃在批評。批評確立人生的行徑，指示人生的路向，但是人生爲億萬刹那的總和，每一刹那都賜給我們批評人生的機會。機會愈多，我們辜負這機會的也愈多。所以要把捉這稍縱即逝的機會，抑卽一去不再來的機會，去估量在這一刹那間的生存的，確是樁難事了。然

而譯者却不敢放棄自身所兼有的讀者的任務，要想認識巴克夫人的內心，更想捉住這不長在的機會，嘗試批評的困難——批評兒子們所再現的人生的困難。於是我寫了下面一篇話。

三

兒子們的作者是位美國太太。他的丈夫巴克先生，聽說是金陵大學的農科主任。他們二位久住在中國，深切了解中國農村狀態。因東西風、青年革命、家福地以及兒子們而成了名作家的巴克夫人的眼鏡的顏色，是要依仿上述的程序，才好推測其大概。不過一般外國人用副白色眼鏡觀察中國人，這已是今日稍具智

識者所能直道其所以，因此巴克夫人的眼鏡問題，倒也不妨先此武斷一下子，因爲在讀者這已成公開的祕密吧！

現在且說兒子們所表現的時代。所謂時代的內涵本是社會上層建築的總和，但是在小說裏，爲了反應之力端在對象的單純化，所以兒子們只道着中國社會的幾樁主相，便算表現了中國的某一時代。

據她描寫的中國的時代，還保持着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老子要管兒子，兒子要管孫子，丈夫要管妻子，姨太太有時又可管丈夫。本來，管或是維持社會秩序所必需，所謂道德者，能夠幸免淪亡，全虧它的大力。但是大家現在所最不輕易放棄的自由、個性發揮一類的東西，都又因這一管，就被管得站不住；不過站不住的，一定要站得住，於是乎管和被管起了衝突，演成鬥爭的長篇傑作；終於把人不時

高舉着的一塊文明招牌，結實地打一拳，使它也站立不住了。

換句話，兒子們是代表中國現代的威權的多方作用。不過一個問題或許會接着就盤旋於我們的腦海裏——管既然有利又有弊，那末利是誰的？利弊是誰的弊？去了弊保持着利，那利是否就是我們共享的利呢？翻完了兒子們，覺得這是在巴克夫人的中國觀裏，最爲當前的問題，縱使她未必這般想。

外國人管着中國人。在中國，他們的威風和我們的畏縮，都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很多這樣想：風紀不墜，也就是因爲有人管理着我們，很像本書太平村裏的酒保，聽得中國已經多年沒有皇帝了，急得要死似地說：『那末，誰在管着我們呢？』不過，事實上管得住我們的人，却又被洋人管住了。這既是萬難否認的，所以推論起來，洋人就構成我們最高無上的統治層了。中國人雖然是世界上最最不

堪的一種人，但是中國人的生命畢竟還算是生命，中國人不能禁止着自己不愛自己的一條老命或一條小命。所以，歷來內戰，最近的九一八、一二八，以及將來的什麼「八」，中國人常不能不逃到洋人的名非實是的領土裏，受着他們的保護，也就是受着他們的治理。在愛國的名兒上，這治理固然也是萬分難堪的，但中國人的命畢竟保住了，雖然這保命之責，原屬中華民國代表民意的最高機關的。

然而，這許多成爲莫能否認的事實，在描寫當代中國的兒子們裏，却不曾被巴克夫人提到一個字。她只運用非常的氣力，描寫中國老子怎樣管兒子，兒子怎樣管孫子，丈夫怎樣管妻子，姨太太怎樣掉過頭來又能管丈夫。（軍隊的管制詳後）巴克夫人既有井然的系列，何以却把這最高一列——中國的太上皇，抹殺得乾乾淨淨呢？這理由，譯者不敢瞎猜想，不過，如果猜想的話，或是因爲巴克夫人

在中國住久了，和中國人有相當的感情，所以不能不顧到我們所素來尊重的面子之故吧！然而，也就是在此一層上，作者的眼鏡問題，已找到答案了。

現在，且遵守本書的範圍，撇開洋人，單說作者所描寫的中國的一個時代。

四

老虎的爸爸王龍，王龍的爸爸王老頭兒，站在王氏的血脈上，是不是一個聽從一個呢？王龍要進城領娶阿蘭了，還得抑制住自己心裏幾乎不能抑制的火，慢慢替王老頭兒做完清早的功課，才敢進城去。然而，讀者或許還沒有忘記王龍的

火，雖自有了阿蘭，漸漸消滅，但在茶館上遇到荷花，這火重又燒燃了。當這二次熱中時，縱然王老頭兒還不甘放棄他老人家那管的職權，却只敢在院子裏喊了幾聲『野鷄！』並且這幾喊究竟沒用處，因為王龍已不再聽從他的管治了。

不過，等到王龍年紀也大了，他雖也曾幾度違背過老父，却要兒子們王大、王二、王三聽從他的話。他就是到了氣息奄奄的時候，還是這樣講：『一家人家到了末了才賣地——我們從地裏出來——我們一定也得回到地裏去——你們如果守住這塊地，你們才活得了——誰也不能搶掉你們這塊地——』

但是王龍的兒子們却也像王龍納着小星時，一樣地不遵父命。他們把這王龍畢生血汗的結晶——地，幾乎都賣完。同時，他們三位又各人有管理自己的兒子的——王龍的孫子的興致；王大要兒子永遠在身邊，王二要兒子永遠在店裏，